

黄天骥 著

黄天骥文集

拾叁

中大往事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黄天骥文集

拾叁

中大往事

黄天骥 著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天骥文集 / 黄天骥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218-11834-5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黄天骥—文集 IV. ①K82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952 号

HUANG TIANJI WENJI

黄天骥文集

黄天骥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策 划: 萧宿荣 肖风华

责任编辑: 张贤明 柏 峰 陈其伟 李沙沙 李展鹏 周惊涛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60 字 数: 4770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00 元 (全 15 种 15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历史在这里回放

——《中大往事》序

金钦俊

孟浩然夫子吟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说的是世事变化、时光流逝乃属常律；西方的歌德则说“生活是没有旁观者的”，说的是人生角色的定位有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者。我常想，岁月不居，彩云易散，时光不由分说自顾自从你身边匆匆走过，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毫无例外被卷入其中而成为某一生活形态的当事人。若干年过去，它又变成一页页的历史，供人回味，或者缅怀，或者沉思。这是我捧读《中大往事》（增订本）后油然而升起的一点感想。

天骢学长早我三年入读中大，我们的人生轨迹相似，即20世纪50年代进入中大，后又都留校执教直至于今。五六十年代的中大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好一派春光似海。而比校园更美的则是这里聚集着一大批蜚声国内外的学术大师，如历史系以陈寅恪领衔的八大教授，理科有姜立夫、胡金昌、龙康侯、蒲蛰龙、高兆兰等大家，中文系有以容庚、商承祚、王起、董每戡、詹安泰等为代表的名师，其时中大教师阵营之鼎盛，在国内高校并未多见。我们得以就近仰望，亲承音旨，实是人生最大的幸事。然此时又属多事之秋，大学体制向苏联“一边倒”，政治运动不断且越来越加剧，从“反右”到“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往往是重点冲击对象，人们戏称的“运动健

将”，中大一众教师难以幸免，导致康乐园一度黑云乱翻，木铎失声。幸而往事并未如烟，在一些聪敏的心灵中，这两种扞格的情景往往复又浮现，似是一道岁月无法磨灭的深痕。天骥学长 2004 年所作的《蝶恋花》中“草长花飞情未了，往事如丝，梦里常牵绕”的诗句，当是回首往事心海浪翻情状的真切表述，也牵动起我有点发黄的连串校园记忆。正因为共同见证过这段大风大雨、大喜大悲的历史，我才不避谰陋来为学长大著作序。

天骥学长是治中国戏曲史的大家，长年治学造就了他视界开阔、眼光独到、臧否公允的史家眼光。这种眼光与他的个人叙写相结合时，便使他记叙的人物与事件在历史的返照中获得高度的真实和真切，仿若早年物事的回放与重现，极富现场感与历史感。如写“反右”时斗“牛”人的汹汹气势与被斗者无端受罪冤不得诉的苦状，令我这个亲历者又重回了一次现场，心灵痛楚之余又跟作者一起沉入反思。写恩师王起、董每戡，从相知、共事到分野、重合的过程，当中有太多不易厘清的历史因由，但他逐一进行评析，客观而公允，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政治风云对学人学术与人生的拨弄。此种对往事的精心爬梳，非常对史实深稽博考之士即不能为。《高校“鸳鸯楼”纪事》所记楼中小人物的种种悲欢离合，真切再现了当年高校青年教师社会地位的低下与生活环境的严苛，家事中有史。作者谦称此书只是一己的“随忆”，但我却分明感到历史在这里存真，往事即是史实，随忆亦是信史，可与已有的中大校史并读，互为参照。如此，则此书价值大矣。

写出名师风范与人格魅力，是此书另一亮点。教师的为人处世是学校里最直观的师表，名师之所以是名师，因他们不仅潜心学术、勤于著述，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也因他们以自身的高洁人格影响了受业者，为他们树立高远人生理想和培养美好情操培下沃土。中大的名师宿儒多才高行洁，既是“经师”亦是“人师”。书中写到的吴宏聪先生育人育德的理念与爱生若子的高风，

已成为中大中文人共同的集体记忆并汇入广博精深的“中大精神”之中。写容庚先生虽多次蒙受冤屈仍刚正不阿，绝不随风俯仰，其高风瑰行已成为中大佳话。写董每戡先生蒙难离校，家徒四壁，朝无夕粮，仍以惊人毅力用捡拾纸片、蘸水钢笔写出几部学术大著。写王起先生政治运动过后恳挚自责并以实际行动补过的片段（课前对学生的劝诫与课中多次替授课者擦黑板等）尤其让我感动不已。试想想，一位享有盛誉的高龄学者能如此对待年龄比他小、职称比他低、造诣没他高的教师，该是多么难能可贵。毫无疑问，这些名师的高尚人格，尤其是再大的困厄也不能堕其心志的人格力量将是我们后辈学子永远的师表。

天骥学长用“甜酸苦辣”四字概括自己大半生的遭际与感受。“苦”指的是曾有的严苛环境与学人苦难，他不回避、不讳言，令后人真切感知历史如何一度出轨，学人如何屡次蒙难，以为前车之鉴。但他更看重也更为珍惜的是“甜”，是改革的春风，是学人的勤勉，是校园的新貌，是中大人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坚定的步伐。我明白，他回首往事是为了让我们民族告别蒙昧，创建文明的新世纪。我也知道，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乐天派，即便在描述沉重的劫难时也难掩内心的旷达，是故“赤脚大仙”们也能苦中作乐，踏歌而归；面对愁人秋雨时总坚信康乐园定能“芳草年年绿”，无可违拗。刘禹锡曾发出“人世几回伤往事”的感慨，天骥兄却以超脱的眼光审视曾有的悲苦，发出“苦辣酸甜成一笑”的昂扬调子，实属难得。天骥兄一家三代都入中大门，而中大在建校之初艰苦备尝，战乱中又一再迁校，历经磨难，许多中大人也逐渐炼成了坚韧乐观之气质，即便身处乱世，困于陋室，仍俯仰天地，笑对人生，也许他身上正有这种基因吧。

作为一种学者散文，此书充盈着茉莉花香似的淡淡的、幽幽的书卷香气。作者常年穿行于古代诗文的阆苑中，随手即可采摘串串意态万千的意象和丽辞佳句，用作抒情叙事之辅助，令文笔多

有雅趣。即便通常铺叙也清新雅致，自有格调，写泳池清水和游泳趣事即是适例。我尤其欣赏他写名师的几则标题：《人淡如菊》（写黄海章）、《杏花零落香》（写董每戡）、《老圃秋容淡》（写容庚），既切合文主之性情、遭际、其时物事，又透出淡雅可闻的东方神韵。你看黄海章老人清癯的身影，淡泊的襟怀，一年四季朴素的唐装，生活简朴，不伎不求，正所谓真味是淡，至人如常，譬之于花，不就是清雅绝俗有隐者之风的菊花吗？再如董每戡先生不是一度“零落”委地无人顾惜吗？但他却无暇抚伤，在难以想象的绝地中继续学术著作，这不又是“香”如故吗？杏花盛放时之“香”不足为奇，奇在“零落香”三字，它“零落”后仍香气四溢，胜于初时。我觉得这不是通常的花香，而是士不夺志的人格清香。天骥学长善用名句到如此地步，其学养与才情令我折服。至于行文中令人会心粲笑的庄谐并出，别具心思的雅中带俗，更是作者活泼、诙谐、生猛、灵动性情的折光，语趣意远，耐人深味。

歌里唱道“没有岁月可回头”，所以谢谢作者精彩的回放！

人们期望，莫让往事空自流，所以谢谢书中深沉的反思！

2014年4月22日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 录 | Contents

历史在这里回放

——《中大往事》序 / 金钦俊 1

春风·秋雨·芳草

——康乐园纪事 1

话说“迎新” 7

名师掠影 13

“一边倒”种种 18

馒头风波 24

“李见贤尺”和“向科学进军” 28

“课堂讨论”和“拔白旗” 31

扫舞盲 36

考试了 41

岭南木瓜 46

赤脚大仙 49

“放卫星” 54

《虎门颂》 58

想起了“瓜菜代” 64

“四清”漫记 68

斗“牛” 74

高校“鸳鸯楼”纪事 79

旧梦记“趣” 89

芳草年年绿 99

翻身广场	102
情满惺亭	107
姻缘路	111
护身符	116
泳池记趣	121
我们的北校门	128
“碑记”后面的故事	131
好人一路平安	136
一粒莲子 一片冰心	
——怀念冼玉清教授	143
小人物	149
月是故乡明	
——怀念江静波教授	155
人淡如菊	
——记黄海章教授二三事	160
杏花零落香	
——忆董每戡教授	168
老圃秋容淡	
——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	176
余霞尚满天	
——记王季思教授	184
往事未必如烟	199
人生有情泪沾臆	
——忆与吴宏聪教授相处的几个片段	210
附录一：碑记	216
附录二：康乐情结 笔墨襟期	
——2004 年编者与作者的对话	238
后记	245

春风·秋雨·芳草

——康乐园纪事

有一次，一位香港学界的朋友问我：“记得刚上大学的情景吗？”这一问，把我的记忆牵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老实说，往事如烟。唯独中山大学老校长许崇清在开学典礼上，对着我们叫了一声：“大学生们！”这一句带着桂林官话腔的普通话，使我顿时醒悟自己已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至今，它仍在我的耳畔回响。

我记得，许校长是在康乐园的怀士堂，给我们训话的。



怀士堂，又称小礼堂，立于康乐园的中轴线上，坐南朝北，在造型上比其他红楼更添几分庄重与华丽。此堂为纪念捐赠者，命名为“怀士堂”，1917年落成。1996年，岭南基金会资助重修此堂。

怀士堂位于校园的中轴线上。红灰色的墙、翠蓝色的瓦，两侧高耸的塔楼，在绿树环抱中显得挺拔典雅。这一幢融合了中西风格的建筑，是原岭南大学的小礼堂。门口嵌刻着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走上台阶，它映入眼帘，使人心神一振。它也成为中山大学师生的座右铭。

从怀士堂北望，珠江河畔，有宽阔的广场，中央矗立一座雄伟沉稳的花岗石牌坊，上刻“国立中山大学”六个大字，整体按80年前原中大校门仿制。校墙上又镌刻孙中山先生手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字体遒劲浑厚，恰切地体现出他博大的胸襟。

我考进中山大学的那一年，是1952年，恰逢内地高等院校调整，原广州岭南大学 and 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了新的学府。于是康乐园中，人才荟萃，更成为南天巨柱。五十年来，两校师友，曾共舞于朝阳，亦相扶于风雨。两校的优良学风，也水乳交融，汇成一体。庄重秀丽的怀士堂和雄浑质朴的石牌坊，聚于一园，相互辉映，成了历史名校校风厚重包容的印证。

陈寅恪故居

怀士堂东侧，有一幢精巧的小楼，那是世界级学术大师陈寅恪教授的故居。

陈教授住在小楼上层，晚年的他，近于失明，学校特意在陈府后门，建造一条白色小路，使陈教授能够依稀辨认，便于散步休憩。现在，小路虽已长满苍苔，人们到这里参观缅怀，依然可以想象到他卓尔不群的身影。

我在求学时，就知道校园里住着这一位“国宝”。传说当年中苏交恶，有关部门为了证实珍宝岛是我国领土，而史书上有关记载，却遍寻未获，便派人向陈教授请教。他当即凭着超卓的记忆，



陈寅恪故居，原名麻金墨屋一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寅恪教授一直居住于此楼上层。晚年的他，近于失明，学校特意在陈府后门，建造一条白色小路，使陈教授能够依稀辨认，便于散步休憩。

向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佐证。可惜，这位具有独立人格而又学富五车的权威，“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饱受摧残，还不慎摔断腿骨，郁郁而终。据老校工们说，陈教授去世的那天，校园里一棵大树，无缘无故地倒了。这些事，也许是巧合，也许纯属讹传。但从中可以窥见师生们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大学者的景仰。

大树即或倒下，但陈寅恪教授当年在康乐园里播下的学术种子，已逐渐萌茁成长。他博大严谨的学风和精通多国文字的才华，对中山大学特别是历史系的师生，影响尤深。现在，有研究“敦煌学”的姜伯勤教授，兼通英、日、俄语，年过六旬，还在学习法语。有研究唐史的蔡鸿生教授，既精现代俄语，又通古代俄语，让来访的俄罗斯学者大吃一惊。前些年，有七八位历史系的本科生，法语纯熟，竟能充当法国专家的翻译，备受“老外”的称赞。

师生情谊

陈寅恪住所的楼下，还住着另一位著名学者，他是王季思教授。王教授是戏曲史、文学史研究专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以《西厢记》研究著称于世。当年，我去拜访他，他常提醒我说话声音要轻一点，以免影响楼上的陈先生。我知道，他对陈寅恪教授由衷地敬佩。

不过，这两位邻居，思想发展的轨迹大不相同。

几十年前，王老师高兴地看到社会风气的改变，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欢呼声中，他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从此，他全心全意地拥护、执行领导的指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王老师做过一些蠢事、错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才幡然觉醒。

“文化大革命”开始，王老师即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批判会”上，他被“红卫兵”打断了两根肋骨。稍经治疗，以为没事了，谁知断骨尖锐，刺穿了横膈膜。当时不觉，而呼吸之间，膜孔扩大，肠子便从腹部拱上胸腔。幸而医生们给他在胸口开刀，把肠子拉回原位，王老师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楼上的陈寅恪教授敢于独立思考，楼下的王季思教授怀着一片忠诚。然而，最后均遭受凌辱。“闻道有先后”，王老师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痛，使他“觉今是而昨非”。“文化大革命”过后，我多次亲眼见到他向曾受伤害的同事，诚恳地道歉。

我常怀着崇敬的心情，瞻视这幢小楼，既深深感到那一代中国学人的悲哀，也觉得这小楼绽发出一股无形的力量。陈教授道德文章，对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待言。王老师严谨治学，特别是对学生关怀爱护的事迹，也一直在康乐园中传为美谈。许多年前，他敢于挺身救护将要被枪毙的学生；当知道一些学生受到不公正的

对待时，他敢于向上申诉，泪痕沾满稿纸。王老师对学生怀着赤诚的心，也当然受到学生的爱戴。到现在，尊师爱生，在康乐园中蔚成风气。记得有一次，中文系艾晓明教授受到学校的表彰，还颁发给她一笔可观的奖金。她并不富裕，但当即把奖金全部捐献给有关部门，购买图书，供学生使用。她说：“我爱学生，是因为学生爱我。春节期间，有位同学在火车上挤站了廿多小时，硬是扛给我十多斤重的自制的糙米糕点。千里鹅毛，我深深感到作为教师的荣耀。”这番话，发自肺腑，闻者无不动容。

前辈学者言传身教，后辈学者努力继承。师生情谊，年复一年，像春风吹绿了康乐园的芳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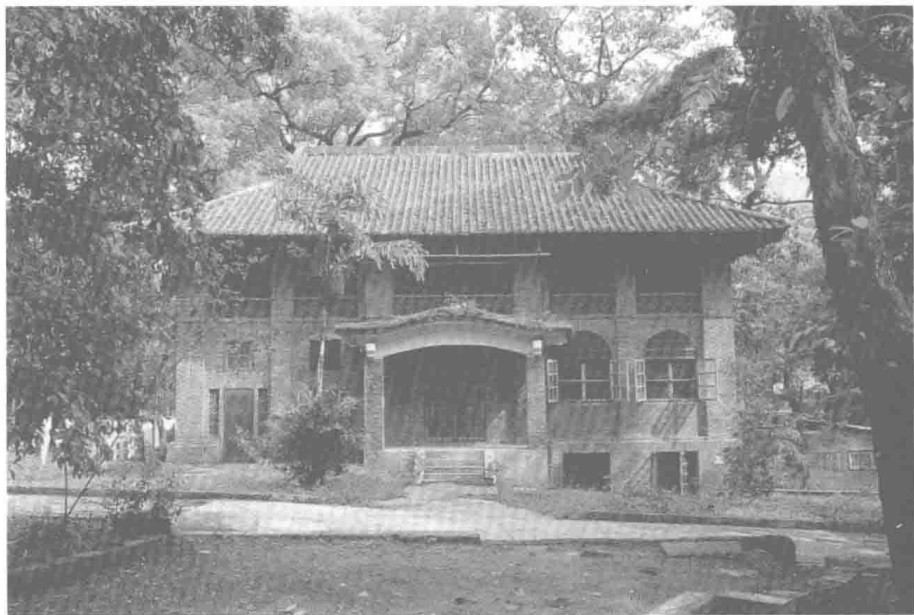
五十个春秋

在我求学的年代，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授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至为巨大，有口皆碑。当初，许多著名教授，都是他抓住机遇，礼聘到康乐园中，像陈寅恪、王力、容庚等大学者，多在清华、燕京等名校工作，崇尚严谨学风。而原中山大学，由孙中山先生手创，意在让它和黄埔军校，一文一武，成为革命摇篮。鲁迅、顾颉刚、钟敬文等先驱，都曾到校任职，作风崇尚进取。原两校的理科、医科，更有姜立夫、陈焕镛、柯麟、胡金昌、蒲蛰龙等大师级教授。本来，岭南文化所孕育的包容精神，就为原两校所共有。合并以后，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要办好大学，主要靠学术上的大师。大师不常有，但遗泽余芳，他们一代一代积聚起来的风范，和康乐园景观相结合，凝聚成厚重的人文精神。到这里求学的人，都会受到包容、务实、严谨、进取校风的熏冶。

包容，还包括学科相互渗透交叉的内涵。这一点，中山大学的教师有颇深的体会。著名生物学教授江静波，竟还是广东的著名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师姐》，出版后大受欢迎，被拍成了电影；

而中年哲学教授鞠实儿，兼通数学，他在研究数理逻辑学方面的成就，走在全国的前列；岭南学院的王则柯教授，文理俱精，既能指导经济系的博士生，又能指导数学系的博士生。几年前，校方决定，文科一年级学生，都要把数学作为必修课。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融合，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文化素质。

我在康乐园生活了五十多个春秋。春风暖人，秋雨愁人，几多甘苦，都在心头。和世上许多地方一样，校园里也有污垢，道路中不尽平坦。但是，怀士堂前那片宽广的草坪，正是康乐园的象征，它开阔舒展，总是生机蓬勃，让生活在这里的学人，生命中充满了鲜活的绿意。



陈序经故居，又称47号住宅，东北区319号，建成于1918年。1949—1964年，岭南大学校长和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教授居住于此，并写下了享誉学术界的百万字巨著《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

话说“迎新”

2002 年下学期，我在香港某大学当客座教授，接受了香港电台的一次访问。想不到访问者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记得考进大学时的情景吗？

我早就过了耳顺之年，向我了解当年黄毛未褪时的情景，不是颇为突兀么！当然，我是知道这提问的含义的。就在我到达香港的前几天，当地某大学发生了一桩丑闻，一批老生在迎新同学的集会上，故意向女同学大讲脏话。消息一传出，自然全港震动，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访问者向我提问，其实想听听我对这丑闻的看法。我下车伊始，不了解内情，不便置喙。至于侮辱新生的做法，我在青年时代，也并非全无了解。

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许多大学，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大学，多接受了欧美大学的“传统”，新生入学时，一定得乖乖地接受老生的作践乃至凌辱。在“迎新会”上，老生可以把新生弄得狼狈不堪，而新生只能够逆来顺受。这种陋习，名为“拖尸”。考进大学时，老一辈的人也曾提醒过我，准备挨过“拖尸”一关。时至今日，香港某大学老生们的污行，实际是承袭着欧风美雨。对此，回归后的港人看不下去，也未尝不是社会风气改变的表现吧。

不过，电台访问者的提问，倒真的勾起了我对五十年前往事的回忆。往事如烟，可是我所经历的大学“迎新会”上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我是1952年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的。

我的家在广州西关（现在称为荔湾区）。报到的那一天，我携带简单行李，乘公共汽车径往康乐园。

车子过了海珠桥，便进入了当时的市郊。黄土公路的两旁，尽是水稻田，阡陌纵横，灌木丛丛。晓港桥头，停泊着几叶扁舟，好一派远郊情味。拐了几个弯，车子才进入学校的大门。

当年，南校门依然写着“岭南大学”几个字。浅黄色的方形石柱，托着横梁，就像下边缺了一横的“口”字，简朴到无以复加。我有点纳闷：这校门和我读过的中学校门差不多，它寂寞地站在路边，形单影只，哪有什么高等学府的气度？

正踌躇时，车子驶往校道，我下了车，才知道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梦幻世界。

从校门内侧望过去，夹道是两行茂密的紫荆树，树上开满红中间白的花。有些花瓣，落在地上，校道便像铺着碎锦。紫荆树下，是经过修剪的低矮灌木，开放着灯笼形状的大红花，深红粉白，浅黛浓绿，交相辉映。空地上有榕树、木棉树、荔枝树、蒲桃树，夹杂着一丛丛翠竹，微风过处，花树婆娑，沙沙作响。绿树间，有几座红灰色的小楼，传出了钢琴叮叮当当的乐音。我心旷神怡，暑意全消，觉得迎面走来的所有人，眉头眼角，都流溢着盈盈的笑意。

转过小礼堂，眼前一亮，好一幅青翠欲流的绿草地！

我平生未曾见过这么大这么美的草地。人的眼界，怕会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在小学，觉得校园很大；到中学，才知校园更大。现在，面对着康乐园宽广的草地，又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我想，大学大学，偌大的校园，不就说明大学之所以为大么！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实在还没有弄清楚大学的真正含义，只是觉得，光是这片大草坪，已经足够让我欣喜和迷恋，让我领略了我们学校的气度。